

田亭草卷八

都守合肥竇公生祠記

同安縣新建鳳山石塔記

處士陳君放生記

泉州府督糧館駐鎮安平題名記

陳江丁氏宗祠記

雲南憲副企齋詹公家廟記

潘氏墳廬記

邑庠生蔣君遺功祠記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田亭草卷八

卷八

重修唐故閩忠懿王廟碑記

前督學使鳳阿姜先生祠碑記

憲副雲陽汪公生祠記

沈將軍靖海碑記

旌表孝子孤愚韋公墓碑記

泉郡守厚山丘公遺愛祠碑記

郡守合肥竇公去思碑記

郡邑民之生祠其守長也則昉自東漢任延守九真
張真守武威咸去有餘思生見祠祝不啻詠父母於
名杜史氏撥諸紀傳良謂閭閻畎畝有三代直道之
遺焉而賢守長之績亦因以傳諸不朽蓋程吏於民
若此其核云溫陵故多賢守自余通朝籍迄于里居
閱三十四禩矣嘗一從士民之請為餘姚鄒公生祠
記而今復記合肥竇公公名子偁字燕雲萬曆壬辰
進士始謁銓為廷尉屬已屬司寇氏精讞比綜群籍
所著敬由編行世已復改司徒即督餉上谷有廉聲

遷守吾郡公才具敏毅而持以凝重至則延見長老
詢黔庶利害悉意罷行之居恒閉閣深念曰夫治遠
先自近馭黠馬者警其銜策耳矣則勅諸胥椽輿臺
若儕第濯腸縮步毋溷乃公三尺乃公實全安若群
小睹公英蹕咸相誡嚙指不敢犯有宿蠹窟穴久公
操牘案之臯立具初見為震厲既而人知自愛官省
箠督乃益用稱德焉郡故富縉紳茂士公虛懷款接
問政講藝人人謂公可親乃至事關豪家輒据法持
衡雖居間百方弗為動小大之獄和顏色訊之斬于
待前乃止聞有進呼自訴者令毋壅閼或剖斷立遣
或應詰款服庭中無留訟矣大都公之政嚴霜於奸
俠而冬日於士民標揭以振飭而醞釀以敦厚故在
事甫再期耳輒已懼忤載途歌謠溢聽歲嘗苦旱潦
公齋心虔禱皆應不踰晨夕其以人和得天如此先
是公來蒞郡也從二三廬兒取足給烹爨焉已即蔬
粢常供每浮直於市肆郡齋局鑄間如也俸錢外矢
不家於官入覲戒發之日行李蕭然觀者謂與東萊
涿郡二守比肩峙矣蓋周官冢宰以六計弊群吏
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夫六德皆統於廉
公之為守稱良也厥有本哉公今擢副楚臬視學政

郡士民悵焉如失相率建祠爲公祝而謁記於余余
謂茲舉也古之道也方諸謝蘭兗州之筆當無愧詞
因次公令績慰郡人永思而系之以詩曰漢代良守
朱邑文翁宋有包拯尹于開封廬江之產靈傑攸鍾
標名史冊屹然巖礎公生其鄉千古追蹤閩海分符
畫軾憑熊酌泉誓心調瑟宣風珠還枳伐秋霽春融
教興棫樸察鄙鋸筭百廢具舉湛恩龐洪臨淮謳澤
海虞頌功政冠群牧聲徹宸聰移此彤幃爲楚儒宗
山陰叟老并州兒童攀轅靡及請借末從勒詞貞石
永寄遐悰源山峩峩筍江漉漉維公餘德水遠山崇

同安縣新建鳳山石塔記

鳳山石塔爲黌宮處也泉山川磅礴人文駿發自郡
治而外則首同安其黌宮居邑治西北隅而東南鳳
山拱焉邑侯徽歛洪公鳴琴多暇雅意作人每躬蒞
明倫堂爲諸生講德校藝徘徊容與向鳳山凝睇顧
謂諸生曰茲賓山也於方直巽且離方聯綴焉巽與
離皆文明地而突兀之觀靡稱也頃者邑人文方隆
隆起顧自蘇丞相後大魁鼎輔尚爾寥寥盍營筆峯
而聳之庶以助風氣幹昌運遂度基建塔捐俸爲邑
人倡邑縉紳衿庶素感公德又謂是舉也爲德於舉

田定華卷八
髦甚盛相率効力斥財鳩工伐石自附於子來之誼
費不煩公帑後不擾閭閻經始於萬曆庚子正月即
以是年七月告竣公忻然蒞止進諸生語之曰壯觀
備矣諸士亦睹象得心乎夫其懸繩累址因卑就高
九仞罔虧循級非躡也可以喻學其擘頑植仆砥礪
磨礪方弗露稜員弗可轉也可以喻德其螺岬率津
摩空凌漢卓立屹峙震撼彌堅也可以喻節惟德與
節匪學弗成此羽鏃隳括之譬良有以也爾多士其
厚勗之諸生則私相語公溫文和粹其德尊方潔靡
淫其節完殆以身範士哉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匪第一塔之為重輕也吾儕其永永佩服以無負
陶成至教學博士姚君王君李君率諸生請記於黃
生而邑人大叅林公實承公德意倡其邑士民者亦
以書為之介紹黃生夙欽令公又沐河潤之澤最渥
也其何敢辭蓋史冊所載良吏如辰陽長宋均蒲亭
長仇覽皆以興起黉校垂為佳績則未有敦切懇至
如公者也紫陽朱子嘗佐令于茲邑建尊經閣建教
思堂其遺風迄今在公紫陽鄉人也紹前哲振來學
異日者賢豪輩出追蘇丞相芳蹤不啻烏此之為德
與山川齊永矣公居官廉平懸魚馴雉倬有古循良

風邑人所紀而咏者未能殫述第以茲塔為其棠云
耳余既擬公政教之大者編次為紀復念趙郡石橋
江州湖隄有其作之成勒銘頌以志不朽因系之銘
曰地苞靈秀乃闢靈宇燿煜層巒震盪夾輔暨彼魏
標矗為天柱雲根巖嶭霞彩吞吐泮水凝輝群峯若
俯仰之彌高觀者如堵檠架重霄崔嵬千古誰其貽
之曰賢令公單父宓子中年魯恭鸞鳳呈瑞菁莪向
風爰協人力以補天工石不煩鞭神若輸傭崢嶸玉
立灝氣春融山斗在望百世龍從維茲名邑多賢自
昔陶鑄方新光華烏奕復藉崇觀以寄永澤岡真巨
蹟陵谷可移令名無斁

教者主聯奎璧英傑朋奮風教非述承流繫思勒詞紀

處士陳君放生記

邑瀕海之塔坳鄉漁者李良舉網得瑋瑁焉按郭璞爾雅注涪陵郡出大龜文似瑋瑁即今蠟螯羅願爾雅翼瑋瑁出廣南身似龜首嘴似鸚鵡腹背甲皆有班文大者如盤而應邵為之解云雄曰瑋瑁雌曰蠟螯則瑋瑁固十龜中之一乎伊尹定四方獻令請正南以珠璣瑋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為獻夫其與珠璣翠羽諸物並珍也所由來重矣然而吾邑之海濱未始睹也漁者得而囚之競相誇詫肩而鬻諸城市且索厚直市之人目為利罔陳君道澄聞之心惻焉

呼漁者許其直既諧矣已乃語之曰此靈物也江之
使者海之波臣皆是類也吾買此豈營利哉將投諸
澆漭之淵爾矣古有餵鵲縱龜竟獲果報者吾豈敢
徼福它日誠不忍其剗腸剔甲以干天和漁者聞君
言亦為愴然心動願損其直三之一以畀君焉君曰
吾不敢獨為仁人遂許之命奚童偕而携之放諸海
龜既得水凡回顧者三已乃油然長逝夫泉陽之龜
始厄於豫且終厄於衛平即其靈能見夢元王卒弗
自保也廣州島夷人盧亭生獲瑋瑁龜一枚獻於嗣
薛王督府王令搗其二小甲繫諸臂以辟毒矣而搗
處漸生乃復道盧亭放諸海然所遭困楚亦已甚今
以罟網餘息肌甲靡損輒獲望滄溟長往也其為天
幸不既多耶君素性慈仁嗜佛道家語其戒殺戒貪
一念匪惟澤被潛物且克以善化人孟子與氏所云
擴克其端即在是矣余故喜譚而詳紀之漁者亦存
厥名與豫且盧亭並傳于後

泉州府督糧館駐鎮安平題名記

郡別駕之駐鎮安平也蓋請自兩臺仰奉 俞旨始

于萬曆丙午云安平瀕海而城屹然稱吾郡鉅鎮鎮
西有徽國朱文公祠是先哲過化之地也故其詩書
弦誦材賢文物幾與郡城埒乃至帆海之艤舳積著
之闐閭貨賄叢集生齒繁夥他鎮城莫敢跂而窺焉
曩嘉靖之季島夷內訌耽耽梯棚者數矣其士民率
力捍禦宵烽晝析迄用無他虞頃歲東藩失守海陬
震動當事者豫為衣衾戒初宿以戍兵已乃董以郡
幕皆于士民弗便已又議建邑治弗果乃䟽請于朝

特葺公署以郡別駕往臨之時郡方闕守別駕汪公
攝篆事旋入覲闕下當受事之日遙爲控制已耳今
別駕新安殷公故名卿胄由比部郎來蒞是郡甫履
任即驅車抵安平周視其雉牒署宇慨然興懷曰茲
署之設奚爲者藉令高據郡邸雍容諷議舉明旨而
弁髦之將謂官守何爰乃攜圖籍挈案牘即安平公
署昕夕與居所爲董民正俗剖斷爭訟鈴束卒伍皆
如振衆揭領游及中縻士民咸德而頌之聽政餘暇
則捐俸召工礮石勒題名碑于堂左以待來者而屬
記於不佞蓋唐元次山刺道州作廳壁記上下百餘

年間所傳詢者舊追遡良牧惟徐履道于庶諸以貪
猥懦弱蒙譏貶者不勝數也而呂溫謂其章善不黨
指惡非誣直舉胸臆足昭鑒戒嗟乎可畏哉今夫聞
譽則喜聞毀則怒見善若企見不善若浼非爲名計
也乎古人有云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顧
有逃之而我隨有蓋之而彌章詎可以見見聞聞巧
匿剽取也大都里語巷議猶之飄風過耳傳響須臾
即青史美刺歷世不泯匪按籍繙閱未易竟也茲石
也勒在堂上昭然衆睹吏曹走卒胥目擊腹存之相
與指而評曰某也良某也無良口耳郵傳月旦相續

它日有如元次山者得熟數而稱譏之其可畏乃其
於青史志士不爲竦然懼乎是公所以勒記垂後之
意也

陳江丁氏宗祠記

禮大夫三廟丁氏宗祠則梧州守槐江公承文命續
先構而今計部光先君拓之不稱廟而稱祠何此世
數享嘗之外崇追遠之祀者也丁之先自洛入閩曰
節齋公者居郡城文山里三傳至碩德公徙家陳江
遺命諸子即所居營祠堂烏瓜甍日蕃循沿餘三百
載嘉靖庚申歲燬于兵封承德公傷之語梧州公曰
不可以當吾世而堙宗祠梧州公捐金營之廣袤如
舊猶歛于未備而諄諄焉其子也頃計部君謁告歸
聚族而謀僉謂是役也鉅匪群力弗濟計部君惻然

曰父命之矣吾烏敢自愛其力悉罄祿餘規畫詳恪族人附祠而舍者咸願以地歸焉君厚輸其直拓祠地周遭可七十餘丈綜其費凡千餘金五閱月而告竣事門廡軒敞寢堂靚邃庭墀閎豁饗饋有室齋庖有所族姓七千餘指群集序列尊者司裸獻卑者職趨蹌享奠既畢宴飲而落之因相與揚解言曰夫蓄源深者疏為衆派枝葉茂者庇及本根以吾祖之祠于茲土也自承德公而下營之凡三世乃今噲噲奕奕逾用改觀惟宗祊實嘉賴之吾儕昕夕于斯異日者永永俎豆于斯其又敢忘大德願圖刻石誌之而司理興文君即梧州公諸孫也將其長老命來委記於黃生翔夫廟祀隆殺以世數為限議者謂服盡之祖遠而不祭有後之宗疏而不祔顧孝子順孫永言似續其曷有涯矣禮云致愛則存致慈則著祖先棲神之宅英爽彤鬢世世靈承其為存且著孰大焉徒援廟制自抑殺而委諸榛莽為寢室也水木原本之思寧無感愴蓋禮教隳而習俗錮至有執政大臣祭于私寢為法宮彈糾乃煩人主勅代營廟者宋公庠發憤陳疏著為令式維時在位公卿自文潞公而外未聞有相踵感奮者也冠紳薦享下同委巷矧寮

寡遠祖乎今承德公追遠一念子若孫克續緒而派
張之且令丁氏子姓駿奔對越者仰思祖德俯篤本
支是報本之孝睦族之仁一舉兩得也於以風世庶
矣抑楚茨之詩有之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而是祠在
福徵二鳥祠面滙流日之告成也海潮三至其下祠
旁有柏樹一夕產竒葩數本觀者詫為異祥丁之宗
人咸忻忻相告曰吾祖宗報成賜于計部君而錫厥
祉以逮諸宗也夫承德公之子若孫若曾孫三以科
第起矣而皆用敦行世其家僉聞我昌君鄉進士德
昌君亦質育文武者大于公之門熾萬石之閭方且
未艾不佞於計部君高誼有厚羨焉爰樂為之記

中憲大夫雲南憲副企齋詹公家願記

詹氏於吾郡爲望族自五代時有清隱公諱敦仁者
釋清溪令屏居佛耳山樹德葆貞醞釀厥緒二十傳
至憲副企齋公始纘揚而昌大之公中子司寇君仕
莊皇帝朝以直諫譴廢尋起田間事今 天子稱當
世名卿論者咸溯美於公擬諸華嶽之崑崙江河之
宿海云公諱源字士潔登弘治乙丑進士授戶曹郎
筦權河西務用察廉選爲雲南道御史時通瑾竊鈞
督賄于諸司橫甚公漫弗應也會瑾誅公益有時譽
而當柄者忌公遂出僉貴州臬憲在貴州以勦叛苗

功賚鏹幣擢副憲雲南寢寢通顯矣復執法抗直指
使力按其所私賕吏罷之坐是爲所中失官歸時年
甫逾彊仕耳公故遺腹子母林孺人矢節育公公既
早廢則敷門奉母備殫色養推祖腴產讓其兄於官
司訊謁里閭是非絕無所聞問而獨好爲德嘗疏清
溪上流紆迴三十里迄今貽灌溉利白葉坂山寇平
董其役者掩良民爲俘公白諸行部御史立釋之所
全活九十餘人蓋公之爲德于鄉類如此公居第臨
東衢崇隆軒敞遙矚群巘其南爲羅裳山則先尊人
封樹在焉因構亭西偏昕夕騁眺額之曰望羅司寇
君今即其地改建公祠廟葺工庀材皆獨肩之而爲
某爲記在禮有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大夫之
立廟三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蓋典制崇重而
世數有限如此夫禮反其所自始乃降而殺之至于
官師之一廟不亦遠於人情哉自周以前廟皆特建
故考亭氏爲之說曰官師一廟祖禰共之則二廟而
上可知已今同堂異位之制昉於東漢富有四海者
率沿而靡改又奚論卿大夫顧廟貌有統位設弗專
即邊錮俠甌盡其物滌濯裸將備其節怵惕嗟愴竭
其虔而揆諸自義率祖自仁率親之心倘有所未愜

故特廟之建弗以豐禰為嫌亦猶行古之道也抑家語記尼父之言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而魯大夫夷伯之廟見於春秋穀梁子傳之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君子貴始德之本夫茲地也公曩所裘狗駟望處也其為甘棠孰大焉公潔脩挺特出抗官節居協鄉評其為德孰厚焉今茲詵繩孫子業已綿瓜瓞紹箕裘矣入斯廟也仰視椽桷俯察几筵濟濟踴踴駿奔在下得無有音容如見而凜然興繩武之思乎德厚流光之券行且操而驗之祠廟經始於萬曆丁酉月日告竣於是年月日樂觀厥成爰不辭固陋為紀其事若公家世生平詳具大司寇恭肅黃公相君太原王公所為傳聊掇其槩不復備列云

潘氏墳廬記

墳廬之設奚爲也古之人有廬墓者矣或借資草土躬畚鍤之勞或通臨塋畝力祭田之耕此其節隣於苦乃貴閥豪家有席營祠舍崇侈僭踰如潛夫論所刺者徒滋煩擾奚裨孝思故孝子順孫發乎情止乎制傍先塋以締構畧輪奐之美觀司以墳丁藏以祭器俾雨露怵惕之感蘋蘩饗脩之薦得有所憇而棲焉其或望隴阡杳靄常親舍白雲徒倚裝迴依依晨夕斯又風木之餘悲莫我之永念也吾邑稱世德者必曰潘氏今茲墳廬蓋黃州太守公維岳封吏部主

事公維晟爲其尊人南浦翁墳塋而建也南浦翁以
太守公貴封御史壽考令終泉之人咸嘖嘖羨曰天
道福善茲其券矣方太守公營葬時夢下仙靈覓爾
叶吉拮据旦暮馬鬣崇隆而封吏部公肩墳廬爲已
責鳩工歲事業已告成而未備也厥嗣考功示洙追
承先志復悉力竟之其規制不侈不儉詳具太守公
記中而太守公復屬記於余余惟茲廬也潘氏子孫
將世世守焉又將世世修焉書所謂勤垣墉坐墜茨
則創始圖終之喻也寧惟作室南浦翁嘗割股瘞兒
疾矣此唐之何澄粹宋之龐天祐周善敏所致孝於
父母者而翁以自致於兄乃其尊人真叟翁游憇
塘遂遺金于賈豎尚誼樹德所自來也夫輕利者非
善義孔懷者能遺身二翁之積慶厚已藉令史氏握
管而古列諸卓行傳中當自不愧彼其名不通官籍
身不離桑梓故其修之者止是今太守公考功君奕
然貴顯矣而所至著聲囊無羸穉封吏部公以清白
爲子敦樸葆素終其身弗渝皆戀慕先德黽勉經營
若此即計部君瀾筮仕其貧力未能自致而其志亦
足勅將來者是潘氏之勤垣墉塗墍茨閭四世猶一
日也登斯堂者可以自得師矣締構之功勿論已余

故因太守公之記而行之庶潘氏雲仍永念勿替云

邑庠生蔣君遺功祠記

語有之功不得違時而獨立士抑首蓬窓時乎未值
安得有所謂功者而稱之福全人之祠蔣君以保城
功也蓋余曩業經生時則嘗短後登陣雜韎韜戈矛
間與刁斗同卧起是在嘉靖之季倭夷內訌江以南
靡弗頽潰者諸所摧郭邑戕將吏無算而吾郡中其
患凡五載餘每譚及扼腕能令壯夫怒髮懦夫股弁
時獨聞福全有蔣君而壯之云君名君用晉邑庠士
也世爲福全千戶所人方倭寇之毒吾郡也瀕海出
沒所至屠燬睨福全彈丸地孤城孑立垣墉痺瘠

累甲登之耳而戒垂堂者或謀竄郡城以免君愾然
曰此吾桑梓里吾先祖實起汗馬勞奉高皇帝恩
世官移籍以子孫保茲土也捐先德非孝避難非義
坐視里黨焚溺非仁吾靡敢即安矣爰宣言于衆爲
開陳利害禍福俾各協志圍賊而躬部署之君又素
以孝友信義聞衆胥委重焉即司篆者亦服公不較
爲異時羣盜充斥諸隣鄉聚落進退猶豫者倉卒奔
孤城爲活屬靈雨疾疫比屋呻吟君一槩拊循之如
同室病者予藥羸者予粢勝戈者予餽餉朝夕乘郵
間出奇攻賊柵連蹂五營賊遂捲甲宵遁計君所經
畫盡燁目不交睫者四閱月所捐貲至三千餘金家
爲稍稍訕矣然君忻然不爲悔兵使者萬公高君誼
將上其功于督府君固遜謝曰諸大夫德庇也閭閻
卒伍用命也君用何力之有焉人益多君長者夫豪
傑之士出則匡時處則範俗乃至平居邁亂克倡義
排難庇厥里黨者重重可一二見漢之季有田疇遁
居徐無山中能令五千餘家恪遵約束至北邊咸服
威信晉之季有巴西譙秀當蜀寇倡亂而避難宕渠
宗族閭里咸依之以爲安此兩君子者義士至今稱
之不置乃茲蠢爾烏夷德不足爲懷威不足爲龍

情恟恟莫必其命君獨倡率有衆奮力捐貲用能屹
孤壘於金湯真群生於衽席而又推功辭賞飄然遠
之茲詎多讓古人乎哉初君督城守日嘗病卧一夕
夢神告曰若爲德于鄉與若鍼藥勿藥君瞿然決汗
病良已今君歿而子光源舉進士矣身後之報渠寧
有涯福全人追思君其故老壘壘譚說有潸然淚下
者相率建君祠以崇報稱而羣謁言於余余知君舊
矣因爲次其事俾勒諸石

泉州府重修儒學記

蓋昔先王建學之制一何詳且備也萃鄉子弟而訓
之塾已乃拔其雋者肄習于中俾之敬業樂群以不
遷於異物祭祀鄉射養老獻馘之典又日漸濡其聽
覩聳動其精神故道德一風俗同人才之興於斯爲
盛自近代人文日熾方領矩步之彥鱗次林立藉令
連楹比宇勢不足以棲乃始辟齋藉於黌宮私肄業
於舍館即鼓篋升堂歲時讀法第托足寓目耳顧其
儼廟貌之穹崇頌 聖謨之霞燦偕青衿之雁隊挹
絳帳之阜比有弗懽然惕矜然奮者乎故自建學設

科以來其升諸司徒登諸天府者咸克策勛展采替
佑休明即布衣藿食講業衡茅亦足羽翼聖真而列
宮墻之俎豆蓋學之所繫其重如此泉郡學据城允
方其規構鉅麗弘敞甲于它郡顧閱歲滋久而廊廡
傾圯櫺疏漶蠹石梁摧毀墻圻剝頽所由來舊矣太
守休寧汪公蒞郡也愷悌廉明訟清政舉嘗因行學
觀而嘆曰翟圃之言惡可不防其漸是吾守土者責
也及今圖之庶事省而功倍乎遂發贖錢俸金若干
檄經歷汪本正署晉江篆訓導馮夢龍偕教授陳茂
馨後先董其事首夏經始秋杪訖工殿之兩廡門之

東西巍然煥然諸凡改觀于昔矣郡博士率諸士謁
黃生爲記夫僖公作泮宮魯人頌焉漢武威任延南
陽鮑德胥以修起庠校爲史冊所稱汪公興學育材
誠宜勒貞碣以詔後禩顧諸士知汪公作人意乎愚
請借修之義繹之爲諸士告焉易乾之九三乾乾夕
惕夫子釋之曰君子進德修業臯陶陳謨于禹曰慎
厥身修思永夫子斷斷洙泗之濱其自道誨人則曰
德之不修是吾憂也修之說備是矣夫棟宇之營先
修其基冊牘之華先修其質學亦有基與質焉德是
已子臣弟友之道是謂庸德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是

謂至德揚之於不睹不聞敦之於庸言庸行操履淳
固實意常流是謂修德德修即身修而修業之事備
矣用是出則匡時居則善俗猶培其基而棟隆具其
質而華賁也今詞章訓詁之習富貴利達之趨錮於
人心日久諸士盍反而求之夫修之未壞者易爲功
修之既壞者難爲力公所云事省功倍有味哉其言
之也諸士其亟修之以無負作人至意哉

重修唐故閩忠懿王廟碑記

萬曆辛丑冬仲晉安文學掌故暨鄉三老魚言于郡
曰竊見故閩忠懿王當唐末造撫有海國雖賜履非
廣而貢輸帝室恒恪以虔諸所綏和黔赤甚厚功在
史冊於今未泯王故祠廟在城東北隅歲遠頽剝夷
爲闌闌其餘區並存規制陋陋弗稱崇報請拓而新
之庀春秋明禋如吳越錢武肅王故事庶以爍盛典
寄永思郡上其議于兩臺司道僉報可而王之二十
世孫亮居浙江臨海者以名給諫出爲臬藩奉嘉惠
來副醴司爰得悉心經理以歲斯役祠既成而走使

清源山中請黃生爲記按五代史世家閩王王公名
審知光州固始人也以唐光啓中入閩卒後唐同光
三年所戡定康輯怔營拮据者凡三十餘載而同時
如西蜀王建南漢劉龔咸以犬號抗衡上國楊隆演
一豎子耳徐溫佐之亦儼然稱制改元公志在保境
息民而已即唐祚告終干戈並起竟爾降心歛袂奉
中原正朔以畢其身厥後嗣王改王追謚爲昭武孝
皇帝夫閩跨海負山叢爾一隅誠不足以當王氣顧
石晉稱臣羯一劉漢乘危盜興皆長如堰苗頰如拉
朽畫聲紫色曾靡當於閩位而欲令方內豪傑頽首

聽命斯已難矣歐陽文忠公亦謂其名號得失無足
深較然閩人之稱忠懿王也猶仍其舊則追從公志
云公倜儻有雄畧與其兄潮審却避秦宗權之難合
偏師轉戰而前所至皆易暴以仁爲群情推戴潮獲
代廖彥若爲刺史代陳岩爲觀察使則公左右之力
居多比受事握兵廼克禮下英賢設四門學教閩士
之秀者而又勞來商旅遙集梯航遐邇委心歸鄉馬
時吳越嶺海間方狡爾啓疆日尋矛革公謀畧才氣
遠出劉龔諸人上藉令俯瞰交廣旁睨准浙誰敢不
免由趨風者公一意畫界居之貢賦商舶浮海上下

帝室無包茅之問隣境無竊瓜之隙武庫無躍劍之
災泥丸不封而固局鑰不戒而嚴閩之民老死不罹
鋒鏑雞犬相聞含哺以嬉秋毫皆公賜也以故和氣
薰蒸大順醞釀海上黃崎夙苦波濤阻阨一夕風雷
震擊開以爲港人號其港曰甘棠用彰德政焉蓋史
所紀十國其享國最久澤流後裔者無如武肅王錢
公鏐顧其覆錦山林崇飾樓殿常重征厚歛以供奢
僭令後嗣則而效之史氏謂其百年之間虐用蒸黎
已甚而公獨儉約自將與百姓共休息閩人德之最
深雖厥後沉闕煽熒陽邱踵逆乃一時舉事者猶借
王氏子孫以號召其衆則遺思之在人心如此今制
史公治績載溫陵郡乘有司歲時俎豆不絕而矧忠
懿王又有大造於全閩飭廟貌而薦馨香固其所也
是舉也撫臺雲南朱公某按臺邵陽劉公某方伯臨
安王公某郵縣徐公某大叅仁和高公某宜興俞公
某歸安沈公某憲使郵縣楊公某咸主其議且捐俸
助役而晉安郡守內江黃公某閩邑令洪君某皆先
後商度共成令典蓋於祭義協於輿情慰矣爰備書
之勒于石

故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前督閩學憲使姜鳳阿先生祠碑記

郡郭之西望招提而入循廊而左有崇構翼如其堂
扃靚邃丹堊輝煌令瞻眄趨踰者儼然祇肅是爲故
督學憲使鳳阿姜先生之祠蓋吾郡縉紳庶士慕先
生遺教相與鳩工歲事隆俎豆以志永思者也先生
之督吾閩學也謂標懸而衆目集矩畫而群足趨則
嘗揭科條示之的矣已而曰此舊章耳聽睹未新也
則嘗抑奔競杜請寄新厥聽睹矣已而曰此捷獲耳
底裏未澂也每諸士上謁或退食賜坐則疊疊論之

曰若儕生考亭之鄉今海內景鄉考亭寧直以著述
註疏爲六經羽翼已耳其涵養本原出處大節固後
學槩范也若儕宜自得師焉諸士聞之靡弗滌心振
奮者廼至臨校評騭則覘本業於詞華判前途於寸
晷九方臯神識不足踰矣間拔其尤俾肄業講舍諸
經獎許而卒用成名者斌斌甚盛迄于今流風餘韻
士猶津津頌說之詎第揚子雲之侯芭文中子之董
薛已哉茲祠所爲建也先生起家中祕官詞垣以沉
毅梗直雅爲士論所歸分宜相弗善也而擠之外比
分宜逐蒼素灼然先生寢寢內召矣新鄭相又弗善
也而擠之里居蓋避喧抱寂者十五載建普宗祠捐
義田設義塾日覃精著述如周易傳義釋疑諸書鏗
然爲考亭氏鼓吹優游泉石視人間世澹如矣用廷
議推轂出載典奉常以至佐銓部爲司寇宗伯皆在
留都屬滿考固乞歸休 上憫勞以事優其寵數特
加太子少保致仕夫以先生之清修正氣兩扼於權
相甘自沉淪卒由蹇而亨克以令名終始而吾閩士
之頌說鄉慕閱四紀如一日則信乎公評直道不泯
於當世人心也祠既成而吾郡之縉紳庶士屬記於
不佞翔竊謂茲舉也猶齊人之祠石相潮人之祠韓

昌黎乎先生家行直與石相差肩而節槩文章儼諸
昌黎當亦不讓皇皇祠廟真足令人祇肅已昔蘇文
忠公紀韓昌黎廟碑謂潮人飲食必祭水旱疾疫有
求必禱藉令其禱而求者止是耶則重如柳子厚之
在羅池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上亦淺之乎祀公矣
殆不其然先生之休聲不泯教澤猶存諸懷思景行
者方見諸羹墻方依爲模楷唐人山斗之仰意若斯
乎不佞於詞垣爲後進又叨領南雍時即先生過化
地也獲私淑遺槩以玷臯比其耿慕之私獨至因不
揣論次復于縉紳庶士乃縉紳之長者復語不佞曰

昔考亭先生嘗主同安簿而吾郡祠焉自宋已然非
始今日矧姜先生風教被于我全閩也是吾儕所以
同姜先生之意也子其記之不佞曰諾遂并次其語
于石且爲詩俾郡人歌以祀公詞曰北固之山控
洪濤天孕靈秀挺人豪雄詩詞林擅綵毫護夫仄目
自孤高一麾外服擁旌旄蠶叢閩海師譽髦賜環賜
珖任所遭薄視纓紱如羈牢時至順風鼓鴻毛八座
歸休卧林臯五湖煙水泛輕舸乘箕久矣解天殺賸
有聲華滿士曹憶昔閩士荷甄陶絳帳冥茫駕六鼇
領懷含睇祇心勞虔構廟貌迎君蒿爰潔椒糝薦清

惟善鎮江丹陽人嘉靖癸丑進士

憲副雲陽汪公生祠記

雲陽汪公自溫陵郡守遷副閩臬已而遷江右參藩者三年往矣閩閩歆晦之黎韎韋跣注之旅思公遺澤相與建祠祝之又不過數百里群走溫陵道而來謁記於黃生余謂榕城故多君子其人如玉筆如椽者濟濟甚盛夫奚庸不佞蕪詞爲乃一二能言者則趨而答曰聞汪公有遺愛於溫陵清源山之陽歸然畏壘社稷也吾儕小人願獲一快覩焉故遂敢以祠記請夫飲河者沐洪潤而復溯厥自也思深哉言乎先是公以司徒郎出刺吾郡其廉明愷悌方軌龔黃

郡士民頌為百世德比遷蒞閩省猶歲時問公無恙
每輶車往來郡境攀迎追送者趾相錯于途若赤子
之慕慈母也臬司雄地其親民宜不若守公所為經
畫措注咸悉心殫慮為黔庶計久矣理郵傳則物力
甦飭戎伍則卒乘奮厲當鯨鯢跋扈海上赤白囊日
交馳於幕府當道者方綢繆先事紓 聖天子南顧
之憂公檄一諸郡邑繕城浚濠閱下瀨餘皇以佐烽
堠備覘訶躬歷沮洳相度險阨某所宜屯兵某將領
堪任捍圍胥燭數衡晰牙錯星列禦然有長城之勢
而海陬荒遠少藏蓄公念倉卒寇至民且輕轉徙輒

為儲糧糗廣倉廩時時捐贖緩以勸輸將所王戶亦
宿飽矣迺其大者則在絕武弁之腋削禁伍旅之騷
騷令卒與將相習民與卒相習荷戈執艾之士日狎
於艖幢虎落而市肆按堵雞犬不驚方今鯨波靖矣
海濱稚子含哺以嬉而戰士獲輕裘緩帶即憂邊思
職安所見效第令嗣事者念規隨而循軌轍曲突徙
薪之防折衝厭難之畧隱然在也公之功與德在閩
中誠永且鉅豈與夫畫然智絜然仁者程能而量勩
矣蓋自昔親民之吏職主拊循其去有餘思生見祠
祝者班班史冊難一二枚舉乃至秉憲飭戎古所謂

鷹隼高飛迎秋則擊非矜奮武健惡能勝其任而媮
快乎故往往振厲之意勝而遺愛之績衰惟狄仁傑
之撫魏元結之經畧容管能令軍民戴德爲立祠刻
石以志靡諼而今汪公實似之公誠與才合即憲紀
嚴戎律肅而本之至誠懇惻固宜其繫人心永耳棠
若是也黃生辱公宇下蓋躬沐遐被兩者兼之爰次
第所見聞應來者之請且寄吾邦人遺思焉公名道
亨直隸懷寧人萬曆癸未進士

浯嶼水寨沈將軍靖海碑記

泉故海國吾邑石湖則海濱要害處也宋熙寧初特
建水寨與小兜石并諸戍聲援相聞控制聯絡迄于
乾道嘉定增戍卒拓營壘郡守真文忠公所區畫條
議特詳國初設巡司以備干掇尋徙置祥芝村而茲
地之寢備日久其以浯嶼水寨移建于茲也則始自
萬曆壬寅而欽依把總宣城沈將軍有容實董其事
將軍經始慮終殫心力營之規構弘敞屹然爲郡城
巨鎮者再閱歲時矣余方偃息山齋有龐眉皓髮老
杖屨約者五六人率其子弟踵門請曰吾儕小人聞

滄溟伏莽災以捕虜為業而僑者習弦誦憶嘉靖季
世沿海苦倭患已而諸堡聚村落復苦兵也自沈將
軍鎮于吾土操戈投石之旅與曳吾持罾之衆繡錯
而處肩摩而趨融融若同室然乃至殲東番之黠倭
卻求市之夷舶其功伐充足多者願馬大君子一言
以永垂不朽余不識沈將軍作何狀顧將軍之功則
稔聞之矣先是倭衆六七艘流劫東粵迺遞聞浙聞
至東番披其地為巢四出剽掠商漁民病之將軍與
其伍長壽曰東番距彭湖可晝夜程其夷性如鳥獸
不為寇鈔倘折而沒于倭捐野鹿而傍豺狼為內

地憂不少乃陰詞其地勢情形部署戰艦以士甯艦
月乘風破浪出其不意襲之諸士卒殊死戰勇氣百
倍倭衆殲焉東番旄倪競携壺漿餼牽來犒我師曰
沈將軍再造我也逮甲辰之夏有紅髮夷人者駕艤
艦泊於彭湖之島通譯求市邑長老謂茲舉諧乎利
一而害百矣中丞蘭谿徐公直指臨清方公監司鄞
縣沈公咸以為不可而屬其事於將軍將軍輕袍緩
帶登其舟為譯陳天朝威德封疆峻限與夫主客
勞逸之勢持久坐困之苦夷酋覩其聲韻雄朗意氣
墜落群然為之心屈遂伺風便揚颿而去夫

中國患所自來矣創之則難為力弛之則蔓難圖
馴而狎之則獸心叵測逆而抵之則虎吻莫撓故伊
洛涸而辛有興嗟先零驅而諸羌煽燬漢高后禁南
越關市而尉佗叛孝景時邊關貨賄通於塞上而
奴橫甚矣 性之靡常禦 之無上策也沈將軍掃
倭寇之逼處也勢若掣電其卻夷酋之求市也機若
轉圜尉繚子所謂武為植文為種將軍兼而用之遂
令鯨腥消戰溟波永靖茲詎直吾郡瀕海之民賴障
庇哉實全閩之德已吾聞將軍廉而善撫士廉故能
惠善撫士故得群力且奮不顧身沉幾能斷真良將
才也今天下有能用頗牧者頗牧固不乏於今矣余
嘉將軍功因諸士民之請為之次其事俾勅于石沈
自侍御公太史君世以儒術顯而將軍獨用韜鈴起
家云

旌表孝子孤愚章公墓碑記

郡東郊之桃花山有章孝子塋即孝子廬墓處也孝子嘗囑其諸子曰吾廬於是窆於是庶以從父母九京諸子奉治命葬焉今墓木拱矣曩孝子將葬母淫雨浹旬孝子袒而哭雨中天為霹靂嘗苦蝗旁墳木盡槁孝子抱樹泣蝗遂不入其界一日暴雨廬將壞有白衣人呼之出孝子應聲出而廬遽覆得無恙此與夏方之馴獸劉殷之感神奚異迄于今田更村稚猶侈為美譚而頃歲里遭回祿孝子故居暨兩隣燼矣獨其節母被旌之坊表巍然如故人謂孝感得天

即地下猶有靈如此而咸以孝子不及旌爲恨萬曆
己亥監察御史東莞何公熊祥奉 上命按閩檄下
諸郡邑御史職宣揚風化按部中有孝子貞婦於令
甲宜旌者亟具覈上於是晉江令清遠徐公兆鼎陳
牘于郡曰竊觀邑庠文學暨里三老列上故儒士輩
起宗篤孝狀起宗生三歲而父元歿母蔡氏矢志茹
董蘄續如綫緒而起宗幼有至性每念父輒號慟輟
寢食稍長事母孝謹問寢視饔昏旦夔夔如也常僂
行詣諸名公丐言爲母華衮諸名公胥倒屣迓之直
指使采節母行將疏旌之不果起宗哭三日夜不絕

聲目遂廢比母旌而目復明矣母病不解帶而侍歿
哀毀如禮既葬廬于墓側又痛父歿時幼不勝喪即
廬中追服如初殯凡六年乃釋蓋孝子之行如此於
令甲宜旌郡守合肥竇公子偁韙之上其事于督學
使者沈公徹灼遂以上于御史御史具疏請禮部覆
如御史言 上俞之下所司旌表如例前史臣黃子
鳳翔孝子里中人也聞而喜曰今日天定矣夫孝治
之典自昔隆之漢晉時令郡國舉孝廉故江革盛彥
諸人皆起側陋躋榮膺而晉許孜當元康之世以至
孝聞跽伏堪巖終身巾褐迄咸康中郡守張虞疏請

標其令跡以疇既往乃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夫悖
倫砥行之士名湮滅而弗章者何可勝道哉韋孝子
令名在宗黨郡國間凡五十餘載而天旌茲始及
焉論者咸以北晉孝子許孜故曰今日之天定也孝
子之子三皆敦行世其家諸孫曾多賢且才有登鄉
薦仕爲循良守者嚮宮之彥代興有日天之報施其
未艾矣鳳翔不文謹爲勒詞基碣以颺聖治礪世
風昭示後禩永永無極

泉郡守厚山丘公遺愛祠碑記

蓋鸞熊氏有言民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
班孟堅傳西漢循吏則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
榮號歿見奉祀自漢興迄于哀平凡二百餘載郡國
吏所可列而稱者重六人而歿見奉祀者三文翁終
於蜀即祠於蜀朱邑守北海以治行著乃其祠也不
於北海而於桐鄉南陽守召信臣卒官竟寧中至元
始之世九江二千石乃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祠
祀距其遷少府之時閱三十年往矣非輿議久迺益
定而民情之愈久愈弗諼尤爲循良程劬今吾郡

人之祠太守丘公與南陽人之祠召父其意豈異也
公朴茂君子也起家太平司理以卓異徵重用恒調
遷主事比部累資望出守吾泉泉故仕國公接縉紳
以禮育諸士以恩而涇渭蒼素介然不溷每軫恤黔
庶拊循其疾苦又謂古所稱賢守常明示好惡使民
知所趨避庶奸慝不作而孝弟力田之俗可興於是
下令禁樗蒲跳者不貸曰是祗埋之梯也逐俳優勿
令淹境上曰是游惰之媒也鋤祆魅夷其丘墓譴飭
其子姓曰是左道之囿也凡公所厝注務在使閭閻
猷畝各安本業以不犯于有司其立法在必行而充

以廉潔爲百城率有令長恣而墨輒按法斥去之乃
以聞于上官仁者有勇觀於公信然歲嘗苦旱公盛
居徒步遍禱于山川獲甘霖大霈乃止獄囚伺守者
稍懈有乘間亡命者時公方滿考諸氓隸皇皇相語
曰吾儕萬死奚恤柰累公課最何四出追捕遂獲逸
囚以報即左內史之民所自效於兒寬者不足逾也
公蒞郡五載政聲籍甚擢山東臬副以行累遷至粵
西憲使有齟齬公者疏其耄公年實未及耆也銓部
重惜公擬加藩使致仕竟優游里居卒卒之日家無
餘財其屋宇湫隘薄田幾不充餽粥即在吾郡可知

已昔西漢重廉吏又詔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故
朱邑以廉潔見褒賜黃金四十斤以供祭祀而召信
臣之祠亦奉詔列在令甲惜乎今之世無有揭茲典
而請於上者吾郡人駱君日升督江右學特訪公後
錄其子籍弟子員郡長老聞之歛然稱快驚熊氏之
言詎不驗與方公之離郡也諸士民圖生祠公公微
聞而力止之曰此東漢時故事也第使我為西漢循
吏不亦可乎諸士民躡公言乃已今公歿矣其去吾
郡亦三十餘年而公之畫像猶有存者蓋吾郡之人
心知此議者謂前郡守南昌熊公故有祠于東郊規

制弘敞而歲遠頽敝宜可撤而新之塑公像于其右
與熊公並夫熊公當寇亂公際承平一以弭亂全郡
為功一以拊循煦育為德其令績皆足不朽而又皆
江右人生同桑梓歿共俎豆神其兩不吐之矣因鳩
工繕事垣墻棟牖儼然改觀凡費緡錢若干積若邪
老叟之獻穎川樹畜之羸饒堪辨此既告成則縉紳
大夫率諸里閭老少虔牲醴以奠而屬黃生鳳翔為
之記公名浙別號厚山建昌之南城人嘉靖乙丑進
士